清明遐思

又是一年清明季，清朗明达，桃灿如霞。如此美好而深邃的日子里，我们总会一家老小相约上山，踏青扫墓。清早，鸟还没醒，山间有风，风一吹，能听到树叶刷刷的响声，更添了几分静谧。此刻，思绪和怀念跟着涌上心头，带来一些与她们有关的过去时光。

我家附近有一个春芳茶庄，是老式茶庄，年轻人不怎么买账，通常是门可罗雀。但每每路过，都会如期飘来阵阵茉莉花香，让人心神舒畅。最重要的是总能让我想起一个名字里同样带“芳”的人——我的姥姥。

李芳淑是一个严肃的女人，精神独立，我行我素。她的一生就像狄更斯的那句：“像牡蛎一样神秘、自给自足,而且孤独。”李女士一辈子教书育人，但没留下几个近密的“桃李”，我想皆因她的严厉。幼年的我常随着妈妈去学校探望李老师，只记得她的课堂总是秩序井然，除了朗朗的读书声，尤能时不时听到教鞭敲击黑板的声音。几个与我熟络的学生课后陪我跑闹时还不忘告状：“你的姥姥太严厉啦！”那时候，我只会嘻嘻一笑，同情大孩子们也要深受管教。但在家里的李女士也是一样，通常的不苟言笑，话也很少，但做起事来干净利落，家被她收拾的井然有序。所有事都在她的一定之规里，无可挑剔。

我成年后，她却和蔼了许多。有一次回家，几句关心过后，她便着急的从衣兜里拿出叠的整整齐齐的五百块钱往我手里塞，我告诉她：“姥姥，你看我都多大了，不收压岁钱啦！”。她立刻收起那少见的可亲，“命令”的说：“拿着！买点喜欢吃的，别告诉你妈。”多年后，直到我也当了老师，才渐渐读懂了她严厉背后的温暖。李女士就像是茉莉，芬芳淡雅，回味深远。

相较而言，我的奶奶便柔和的多，她总是神态松弛、自然、平和，所以年少的我更喜欢和她相处，她有一个英气的名字——杨俊英。杨女士讲故事一绝，无论是讲述革命家史还是玄幻的奇闻异事，她张口就来，声情并茂。她还擅长唱红歌，在无数个哄我睡觉的晚上，只要我一说：“奶奶，这个故事我听八百遍啦！”她就会来上一曲，似乎认为唱歌是她最后的杀手锏和一招制“敌”的秘密武器。还有那些日复一日的，用蒲扇扇起过的夏夜小凉风、一大清早的热牛奶泡老油条以及我最爱吃的剩菜鸡汤泡饭，都一笔笔记录着简单重复的珍贵与厚重。

在我看来，杨女士还另有一个重要的能力，就是不管发生什么，都能让自己开心起来。这个事，尤指爷爷在壮年时期的离世，听说是因为革命而牺牲。在苦难岁月中，总充满着忍痛离别，留下无数小我的遗憾。杨女士因此在三四十岁的年纪便一肩扛起了一家七口人的重量，而且随着时间与日俱增。没了男人的女人，在养儿育女的责任下，就会长成雌雄同体的样子，平静而又充满韧性地活着。印象中，杨女士生前每天都要喝糖茶水，由于喜甜，家中常备酸三色（一种老北京的糖果）和桂圆，偶尔白酒二两，香烟一只。英气的她，更像是成熟了的忍冬，颗颗火红而饱满，坚持着给冬天带来一抹艳丽。

花开花落，聚分有时。她们一生努力前行，不因渺小而千篇一律。行于其当行，止于其当止。光而不耀，静水流深。

感念之余，也让人倍感鼓舞。历史车轮滚向如今，而我的生活就是她们的后续。我不禁想，清明节就是以其特定的扫墓习俗，周而复始地提醒人们：祖先是我们的生命之源，也是我们继续前行的立足之点。正是在不断的死亡、不断的新生中，历史得以延伸，国家与民族得以存续。为此，我们必须慎终追远，善待逝者，永存一颗尊敬和感恩之心。

又一阵风，送来了鸟鸣，也送来了孩子们的欢笑。此刻，我又想起了去年冬天的这里，冷峻的山中，喜欢争宠的花草还没苏醒，山下的河水老实的结了冰，而岁寒中只有松柏迎接着阳光。在万物臣服于寒冷之中，打动我的，是那马路上，偶尔可见的几道柳树叶的留痕。柳叶被往日的寒风吹倒在地，又被带走，密密麻麻的在地上留下毫无规律的影子，就好像它们从来就没有被忘记过，就像李女士和杨女士一样。

送别的酒凉，但人心是热。修短随化，只因用心热爱过，因此无惧失去。

（综合办公室 作者：赵珊）